南史/卷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九 ◄

南史
卷四十

► 卷四十一

列傳第三十

魯爽薛安都鄧琬宗越吳喜黃回

魯爽

魯爽小字女生，扶風郿人也。祖宗之字彥仁，仕晉官至南陽太守。義熙元年起義，以功為雍州刺史。宋武帝討劉毅，與宗之同會江陵，封南陽郡公。自以非武帝舊隸，屢建大功，有自疑之志。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，因與休之北奔，盡室入姚氏，頃之病卒。父軌一名象齒，便弓馬，膂力絕人，為竟陵太守，隨父入姚氏。及武帝定長安，軌、休之北奔魏。魏以軌為荊州刺史、襄陽公，鎮長社。孝武鎮襄陽，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，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歸。文帝累遣招納，許以為司州刺史。

爽少有武藝，魏太武知之，常置左右。及軌死，爽代為荊州刺史、襄陽公，鎮長社。粗中使酒，數有過失，太武怒將誅之。爽懼，密懷歸南計。次弟秀小字天念，頗有意略。仕魏以軍功為中書郎，封廣陵侯。或告太武鄴人欲反，復遣秀檢察，並燒石季龍殘餘宮殿。秀常乘驛往返，是時病還遲，為太武所詰。秀復恐懼。太武尋南攻，因從度河。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，有武力。元嘉二十七年，助戍彭城，為魏軍所獲。以善針術，深被太武賞愛，封南安公，常置左右。恒勸秀南歸，秀納之。及太武北還，與爽俱來奔。文帝悅，以爽為司州刺史，秀為滎陽、潁川二郡太守。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。魏

毀其墳墓。明年四月入朝，時太武已崩，上更謀經略。五月，遣爽、秀及程天祚等出許、洛。王玄謨攻碻磝不拔，敗退，爽亦收眾南還。三十年，元凶弒逆，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，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。事平，以爽為豫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至壽陽，便曲意賓客，爵命士人，畜仗聚馬，如寇將至。元凶之為逆也，秀在建鄴。元凶謂秀曰：「我為卿誅徐湛之矣，方相委任。」以秀為右將軍，使攻新亭，秀因此歸順。孝武即位，以為司州刺史，加都督，領汝南太守。

孝建元年二月，義宣與爽謀反，報秋當同舉。爽狂酒乖謬，即日便起兵。使其眾戴黃標，稱建平元年，竊造法服。義宣、質聞爽已處分，便狼狽同反。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，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：「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，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，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；皆板到奉行。」義宣駭愕，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。使爽直出曆陽，自採石濟軍，與質水陸俱下。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，刺殺之，傳首建鄴。進平壽陽，子弟並伏誅。

薛安都

薛安都，河東汾陰人也。世為強族，族姓有三千家，父廣為宗豪。宋武帝定關、河，以為上党太守。

安都少以勇聞，身長七尺八寸，便弓馬。仕魏以軍功為雍州、秦州都統。元嘉二十一年來奔，求北還，構扇河、陝。文帝許之。孝武鎮襄陽，板為北弘農太守。魏軍漸強，安都乃歸襄陽。二十七年，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，隨柳元景向關、陝，率步騎居前，所向克捷。後孝武伐逆，安都領馬軍，與柳元景俱發。孝武踐阼，除右軍將軍，率所領騎為前鋒，直入殿庭。以功封南鄉縣男。安都初征關、陝，至臼口，夢仰視天，見天門開，謂左右曰：「汝等見天門開不？」至是歎曰：「夢天門開，乃中興之象邪？」

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，犯罪，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。安都大怒，即日乃乘馬從數十人，令左右執矟，欲往殺淑之。行至朱雀航，逢柳元景，遙問曰：「薛公何之？」安都躍馬至車後，曰：「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，今指往刺殺之。」元景慮其不可，駐車紿之曰：「小子無宜適，卿往與手甚快。」安都既回馬，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，因讓之曰：「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，且人身犯罪，理應加罰。卿為朝廷勳臣，云何放恣，輒於都邑殺人。非惟科律所不容，主上亦無辭相宥。」因載俱歸，安都乃止。其年以憚直免官。

孝建元年，除左軍將軍。及魯爽反叛，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。安都望見爽，便躍馬大呼，直往刺之，應手倒。左右範雙斬爽首。爽世梟猛，咸雲萬人敵，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，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。進爵為侯。

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、臧質于梁山，安都復領騎為支軍。義宣遣將劉諶之及臧質攻玄謨。玄謨命眾軍擊之，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陷之，賊遂大潰。轉太子右衛率。

大明元年，魏軍向無鹽，遣安都領馬軍，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，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。時魏軍已去，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。會天旱，水泉多竭，人馬疲困，不能遠追。安都、法系白衣領職，坦系尚方。任榛大抵在任城界，積世逋叛所聚，棘榛深密，難為用師，故能久自保藏，屢為人患。

安都明年復職，改封武昌縣侯。景和元年，為平北將軍、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明帝即位，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勳。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，明帝以為左軍將軍、直合。安都將為逆，遣報之，又遣人至瓜步迎接。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，二人俱逃，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捲北奔。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。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，所至奔散，斬薛索兒。

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勉，攻殷琰于壽陽，道固部將傅靈越為廣之軍人所禽，厲聲曰：「我傅靈越也。汝得賊何不即殺。」時生送詣勉，勉躬自慰勞，詰其叛逆。對曰：「九州唱義，豈獨在我。」勉又問：「卿何不早歸天闕，乃逃命草間？」靈越曰：「薛公舉兵淮北，威震天下，不能專任智勇，委付子侄，致敗之由，實在於此。人生歸於一死，實無面求活。」勉壯其意，送還建鄴。明帝欲加原宥，靈越辭對如一，終不回改，乃殺之。靈越，清河人也。

子勳平定，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眾愛、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啟事詣明帝歸款。索兒之死也，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，至是亦率所領歸降。帝以四方已平，欲示威於淮外，遣張永、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，懼不免罪，遂降魏。

深，安都從子也。本名道深，避齊高帝偏諱改焉。安都以彭城降魏，親族皆入北。高帝鎮淮陰，深遁來，委身自結于高帝。果乾有氣力。宋元徽末，以軍功至驍騎將軍、軍主，

封竟陵侯。

沈攸之之難，齊高帝入朝堂，豫章王嶷代守東府，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，分備建鄴。袁粲據石頭，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深，深驚起，率軍赴難。高帝即位，除淮陰太守，尋為直合將軍，轉太子左率。武帝即位，遷左衛將軍。隆昌元年，為司州刺史、右將軍，卒。

鄧琬

鄧琬字元琰，豫章南昌人也。父胤之，宋孝武征虜長史、光祿勳。

孝武起義初，琬為南海太守，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，仍停廣州，久之得還。歷位丹陽丞。大明七年，車駕幸曆陽，追思在蕃之舊，擢琬為給事黃門侍郎。明年，出為晉安王子勳鎮軍長史、尋陽內史，行江州事。

前廢帝以文帝、孝武並次居第三，以登極位。子勳次第既同，深致嫌疑，因何邁之謀，乃遣使齎藥賜死。使至，子勳典簽謝道遇、主帥潘欣之、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，泣涕請計。琬曰：「身南土寒士，蒙先帝殊恩，以愛子見托，當以死報效。」景和元年冬，子勳戎服出聽事宣旨，欲舉兵，四坐未答。錄事參軍陶亮曰：「請效死前驅。」眾並奉旨。

會明帝定亂，進子勳號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令書至，諸佐史並喜造琬曰：「暴亂既除，殿下又開黃合，實為公私大慶。」琬以子勳次第居三，又以尋陽起事，有符孝武，理必萬克。乃取令書投地曰：「殿下當開端門，黃合是吾徒事耳。」眾並駭愕。

琬與陶亮等繕甲器，徵兵四方。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、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、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、雍州刺史袁顗、梁州刺史柳元怙、益州刺史蕭惠開、廣州刺史袁曇遠、徐州刺史薛安都、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、湘州行事何慧文、吳郡太守顧琛、吳興太守王曇生、晉陵太守袁標、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。琬乃建牙于桑尾，傳檄建鄴，購明帝萬戶侯，布絹二萬匹，金銀五百斤，其餘各有差。

明帝遣荊州典簽邵宰乘驛還江陵，經過襄陽。袁顗馳書報琬，勸勿解甲，並奉勸子勳即偽位。琬乃稱說符瑞，令顧昭之撰為瑞命記。造乘輿御服，立宗廟，設壇場，矯作崇憲

太后璽令，群僚上偽號於子勳。泰始二年正月七日，即位于尋陽城。改景和三年為義嘉元年。其日雲雨晦合，行禮忘稱萬歲。取子勳所乘車除腳以為輦，置偽殿之西，其夕有鳩棲其中，鴞集其幰，又有禿鶖鳥集城上。拜安陸王子綏為司徒，因雷電晦冥，震其黃合柱，鴟尾墮地。又有鴟棲其帳上。

琬性鄙闇，貪吝過甚，財貨酒食，皆身自量校。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，使婢僕出市道販賣，酣歌博弈，日夜不休。賓客到門者，曆旬不得前。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，群小競為威福，士庶忿怨，內外離心矣。

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，吳興太守張永為繼。尚書下符：「奉詔以四王幼弱，不幸陷難，兵交之日，不得妄加侵犯。若有逼損，誅翦無貸。」

琬遣孫沖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，沖之於道與子勳書，欲沿流掛帆，直取白下，請速遣陶亮眾軍相接，分據新亭。亮本無干略，聞建安王休仁自上，殷孝祖又至，不敢進。及孝祖中流矢死，沈攸之代為前鋒。沖之謂陶亮曰：「孝祖梟將，一戰便死，天下事定矣，不須復戰。便當直取京都。」亮不從。

明帝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，眾軍奮擊，大破之。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。胡宿將，攸之等甚憚之。胡鄉人蔡那、佼長生、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，胡因要那等共語。那等說令歸順。胡回軍入鵲尾，無他權略。

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，時胡等兵眾強盛，遠近疑惑。明帝欲綏慰人情，遣吏部尚書褚彥回至武檻，選用將帥以下。申謙、杜幼文因此求黃門，沈懷明、劉亮求中書郎。建安王休仁即使彥回擬選，上不許，曰：「忠臣殉國，不謀其報，臨難以幹朝典，豈為下之節。」

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，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。攸之繕修船舸，板材不周，計無所出。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，俄而風潮奔迅，榜突柵出江，胡等力不能制，趁流而下，泊攸之等營，於是材板大足。

琬進袁顗都督征討諸軍事，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。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，斷其糧道。胡累攻之不能克，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，戒慶不須戰。陳慶至錢溪不敢攻，越溪于梅根立砦。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，擊大破之，胡率其餘舸馳還。顗

更使胡攻興世。休仁因此命沈攸之、吳喜、佼長生、劉靈遺、劉伯符等進攻濃湖，造皮艦千乘，拔其營柵，苦戰移日，大破之。顗被攻急，馳信召胡令還。張興世既據錢溪，江路阻斷，胡軍乏食。琬大送資糧，畏興世不敢下。胡遣將迎之，為錢溪所破，夜走徑趣梅根。顗聞胡走，亦棄眾西奔，至青林見殺。

琬惶擾無計，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，乃稱疾呼琬計事，令左右伏甲戒之，若聞索酒便出。琬至，謀斬晉安王，封府庫以謝罪。悅曰：「寧可賣殿下求活邪。」因呼求酒，再呼，左右震懾不能應，第二子詢提刀出，余人續至，即斬琬。悅因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。蔡那子道深以父為明帝效力被系作部，因亂脫鎖入城，執子勳囚之。

沈攸之諸軍至江州，斬子勳于桑尾牙下，傳首建鄴。劉胡走入沔，竟陵郡丞陳懷直，憲子也，斷道邀之。胡人馬既疲困，因隨懷直入城，告渴得酒，飲酒畢，引佩刀自刺不死，斬首送建鄴。張興世弟僧彥追殺懷直，取胡首，竊有其功。

荊州聞濃湖平，更議奉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。典簽阮道預、邵宰不同，曰：「雖復欲西，豈可得至。」遣使歸罪。荊州中從事宗景、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，執子頊以降。

劉胡，南陽涅陽人也，本以面坳黑似胡，故名坳胡，及長單名胡焉。出身郡將，稍至隊主。討伐諸蠻，往無不捷。蠻甚畏憚之。明帝即位，除越騎校尉。蠻畏之，小兒啼，語云：「劉胡來。」便止。

宗越

宗越，南陽葉人也。本為南陽次門。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，襄陽多雜姓，越更被黜為役門。出身補郡吏。父為蠻所殺，越於市中刺殺讎人。太守夏侯穆嘉其意，擢為隊主。蠻有為寇盜者，常使越討伐，往輒有功。家貧無以市馬，刀楯步出，單身挺戰，眾莫能當。每一捷，郡將輒賞錢五千，因此得買馬。元嘉二十四年，啟文帝求復次門，移戶屬冠軍縣，許之。二十七年，隨柳元景侵魏，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，還補後軍參軍督護，隨王誕戲之曰：「汝何人，遂得我府四字。」越答曰：「佛狸未死，不憂不得諮議參軍。」誕大笑。

孝武即位，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、濟陽太守。臧質、魯爽反，朝廷致討，越戰功居多，追奔至江陵。時荊州刺史朱修之未至，越多所誅戮，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，

坐免官系尚方，尋被宥。追論前功，封范陽縣子。

大明三年，為長水校尉。竟陵王誕據廣陵反，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。及城陷，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。越受旨行誅，躬臨其事，莫不先加捶撻，或有鞭其面者，欣欣然若有所得，凡殺數千人。改封始安縣子。

前廢帝景和元年，進爵為侯，召為遊擊將軍、直合，領南濟陰太守，改領南東海太守。帝凶暴無道，而越、譚金、童太一併為之用命，誅戮群公及何邁等，莫不盡心竭力，故帝憑其爪牙，無所忌憚。賜與越等美女金帛，充牣其家。越等武人粗強，識不及遠，感一往意氣，皆無復二心。帝時南巡，明旦便發，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，明帝因此定亂。明晨越等併入，被撫接甚厚。越改領南濟陰太守，本官如故。

越等既為廢帝盡心，慮明帝不能容之。上接待雖厚，內並懷懼。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，從容謂曰：「卿遭離暴朝，勤勞日久，兵馬大郡，隨卿等所擇。」越等素已自疑，及聞此旨，皆相顧失色。因謀作難，以告沈攸之，攸之具白帝，即日下獄死。

越善立營陣，每數萬人止頓，自騎馬前行，使軍人隨其後，馬止營合，未嘗參差。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，時孝祖新死，眾心並懼。攸之歎曰：「宗公可惜，故有勝人處。」而性嚴酷，好行刑誅，時王玄謨禦下亦少恩，將士為之語曰：「寧作五年徒，不逐王玄謨，玄謨猶尚可，宗越更殺我。」

譚金在魏時，與薛安都有舊，後出新野居牛門村。及安都歸國，金常隨征討，副安都，排堅陷陣，氣力兼人。孝建三年，為屯騎校尉、直合，領南清河太守。景和元年，前廢帝誅群公，金等並為之用，封金平都縣男，童太一宜陽縣男，沈攸之東興縣男。

越州裏又有武念、佼長生、曹欣之、蔡那並以將帥顯。武念位至南陽太守，長生甯蠻校尉，曹欣之驍騎將軍；蔡那見子道恭傳。

吳喜

吳喜，吳興臨安人也。本名喜公，明帝減為喜。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。少知書，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，所寫既畢，闇誦略皆上口。演之嘗作讓表，未奏失本，喜經一見即寫，無所漏脫。演之甚知之。因此涉獵史、漢，頗見古今。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為主書，

薦喜為主書吏，進為主圖令史。文帝嘗求圖書，喜開卷倒進之，帝怒遣出。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，啟文帝請喜自隨，為孝武所知。稍遷至河東太守、殿中御史。

明帝即位，四方反叛，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。帝大悅，即假建武將軍，簡羽林勇士配之。議者以喜刀筆吏，不嚫為將，不可遣。中書舍人巢尚之曰：「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，性既勇決，又習戰陣，若能任之，必有成績。」喜乃東討。

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，性寬厚，所至人並懷之。及東討，百姓聞吳河東來，便望風降散，故喜所至克捷。遷步兵校尉，封竟陵縣侯。

東土平定，又率所領南討，遷尋陽太守。泰始四年，改封東興縣侯，除右軍將軍、淮陽太守，兼太子左衛率。五年，轉驍騎將軍，太守、兼率如故。其年，大破魏軍于荊亭。六年，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，加都督豫州諸軍事。明年還建鄴。

初，喜東征，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梟斬。東土既平，喜見南賊方熾，慮後翻覆受禍，乃生送子房還都。凡諸大主帥顧琛、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。上以喜新立大功，不問而心銜之。及平荊州，恣意剽虜，贓私萬計。又嘗對客言漢高、魏武本是何人。上聞之益不悅。後壽寂之死，喜內懼，因乞中散大夫。上尤疑之。及上有疾，為身後之慮，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，乃賜死。上召入內殿，與言謔酬接甚款，賜以名饌並金銀禦器。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。上素多忌諱，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。及喜死，發詔賻贈，子徽人襲。

黃回

黃回，竟陵郡軍人也。出身充郡府雜使，稍至傳教。臧質為郡，轉為齋帥。及去職，以回自隨。質討元凶，回隨從有功，免軍戶。後隨質於梁山敗走，被錄，遇赦，因下都。于宣陽門與人相打，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，被鞭二百，付右尚方。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系，差回為戶伯。奉事明寶，竭心盡力，明寶尋得原赦，委任如初，啟免回以領隨身隊統，知宅及江西墅事。性巧，觸類多能，明寶甚寵任之。

回拳捷果勁，勇力兼人，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，屢為劫盜。會明帝初即位，四方反叛，明寶啟帝使回募江西楚人，得快手八百，隸劉勉西討。累遷至將校，以功封葛陽縣男。

元徽初，桂陽王休範為逆，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，於新亭創詐降之計，回見休範可乘，謂張敬兒曰：「卿可取之，我誓不殺諸王。」敬兒即日斬休範。事平，進爵為侯，改封聞喜縣。

四年，遷冠軍將軍、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。建平王景素反，回又率軍前討。城平之日，回軍先入。又以景素讓張倪奴。明年遷右衛將軍。沈攸之反，以回為平西將軍、郢州刺史，率眾出新亭為前鋒，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，不從齊高帝。回與新亭諸將任候伯、彭文之、王宜興等謀應粲，攻高帝於朝堂。事既不果，高帝撫之如舊。回與宜興素不協，斬之。

宜興，吳興人也，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，少年時為劫不須伴，郡縣討逐，圍繞數十重，終莫能擒。嘗舞刀楯，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。明帝泰始中為將，在壽陽間與魏戰，每以少制多，挺身深入。以平建平王景素功，封長壽縣男。至是為屯騎校尉，見殺。

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。回不樂停郢州，固求南兗，遂率部曲輒還，改封安陸郡公，徙南兗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齊高帝以回專殺，終不附己，乃使召之。及上車，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，苦止不肯住。及至見誅。

回既貴，祗事戴明寶甚謹。言必自名，未嘗敢坐，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，隨乏供送，以此為常。

回同時為將有南郡高道慶，凶險暴橫，求欲無已，有失其意者，輒加捶拉，往往有死者。朝廷畏之如虎狼。齊高帝與袁粲等議，收付廷尉賜死。

論曰：凶人之濟其身業，非世亂其莫由焉。魯爽以亂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，其取敗也宜哉。安都自致奔亡，亦為幸矣。鄧琬以亂濟亂，終致顛隕。宗越釁稔惡盈，旋至夷戮，各其職也。吳喜以定亂之功，勞未酬而禍集；黃回以助順之志，福未驗而災生，唯命也哉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